



福建海防前綫斗争故事

海峡渔民

第三集

福建人民出版社

海 峽 漁 民

秋 耘 等 作

福建人民出版社

717.1

309.4

內 容 簡 介

這一集海防故事，共收了七篇文章。“海峽漁民”、“怒海狂濤小英雄”表現了我省漁民被蔣軍抓去后，向敵人展開了機智英勇的鬥爭，對勝利歸來的動人事迹；“打獵”、“青色的信號彈”表現了我漁民、民兵捕獲後野的暗藏敵人的經過。“長空追擊”反映了我空軍戰士英勇殲滅敵機的事迹。“在避風港里”敘述了我省漁民團結互助、戰勝風災、并怀念在敵占島嶼的漁民伙伴的情景。“海底探寶”描述了我省勘察人員在海防前哨進行海底勘察的經過。這些故事短小生動，題材新穎，富有生活氣息，我們願意向讀者們推薦。

海 峽 漁 民
秘 秘 等 作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號)

福建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1號

福州第六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福建分店發行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 1 2/9 字數22,000

1957年8月第1版 195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820

統一書號：T10104-93

定 價：(7)0.13元

目 錄

海峽漁民·····	秋 耘(1)
打獵·····	尤 榮 泰(8)
在避風港里·····	鄭 汀(16)
海底探寶·····	龔 人 左(18)
青色的信号彈·····	曾 尙 哲(24)
長空追歼·····	姜 慶 肇(33)
怒海狂濤小舟还·····	成 一(36)

海峽漁民

秋 耘

初出的太陽象鴨蛋黃似地浮在水平綫上。海面波平如鏡，這是海峽在春夏交接的季節里难得的好天气。第一漁業生產合作社的漁船，經過一整夜的航行，就开到远海上來進行捕鯊魚作業了。

这条远海捕鯊船的船長何大根是个二十二歲的青年漁民，高个子，大骨骼，粗獷的臉孔上刻着几道由于海風侵蝕而过早出現的皺紋，一双烏溜溜的眼睛在濃眉下銳利地瞪視着。他是漁業生產合作社里一个特別熟練的捕鯊魚能手。捕鯊魚这个玩藝儿可不簡單，得眼灵手快，一不小心，給鯊魚的利鋸似的牙齒咬一口，整排手指头就会象刀剝似地齐根掉下來，就是給它的沙布似的魚皮擦一下，也会皮开肉裂，鮮血淋漓。

何大根可就有着不平凡的本領：他对付一条大鯊魚就象对付一条普通的帶魚那样輕松。他從來不去跟鯊魚斗蠻力，却靜靜地跨在舢舨上，拉緊着“綫”（捕鯊魚的一种工具），任由鯊魚拖着他在海面上游來游去，等到鯊魚拖得精疲力竭了，他才动手來收拾它。他唯一的武器只有嘴里咬着的一

把尖刀，可是說也奇怪，鯊魚從來不曾損傷過他一根汗毛。他却創造過一天收拾了三十二條大大小小的鯊魚的最高紀錄。

這一天，和往常一樣，何大根第一個下海去拔“鯨”，也和往常一樣，他一個人駕着“鯊魚船”在海上奔馳。那條大鯊魚越拖越起勁，加上順風順流，舢舨象脫了弦的箭似地掠過海面，嚓嚓地作響，一瞬間就離開大船七、八里了。何大根安然地坐在舢舨上，他盤算着，稍等一會兒，就該收“鯨”了。今天，在他的生產紀錄上，至少增加五百斤……

正這時，他左邊突然響起一陣急促的馬達聲。他連忙轉過身去，在几百公尺外，一只機帆船正向他急駛過來，船尾插着一面國民黨旗子。

他禁不住怔了一下，馬上下定了決心，拋開了“鯨”，兩腳使勁一蹬，舢舨就復側過來，灌滿了水，立刻沉了下去。他趁勢潛進水里去，心里琢磨着：蔣軍要搶的不過是這條破舢舨，舢舨沉了，就叫他們死了心。他們走開了，憑我這副身手，還怕游不回大船去。

他在水里屏住了氣，約莫過了五分鐘，實在耐不住了，才把頭伸出水面上，狠狠地吸一口氣，又立刻沉了下去。可是那討厭的馬達聲還在頭頂上軋軋地響着。第三次，他的頭剛伸出來，還來不及沉下去，一個活索就套在他胳膊窩里，

硬把他扯起來。

机帆船在蔣軍盤踞着的島子上靠了岸，何大根立刻被押解到蔣軍的連部里去。他冷淡而鎮定地站在那里，上半身裸露着古銅色的肌肉，象一尊銅象似的。

一个肥胖的、滿臉胡須的蔣軍連長走過來，瞪着一双圓碌碌的魚眼睛，从头到脚地打量着他，滿意地假笑着：“小伙子，你就留在我这里当差，好不好？”何大根抬起頭，輕蔑地瞪了他一眼，不吭氣。蔣軍連長馬上翻了臉，凶神惡煞、連逼帶吓地咆哮道：“他媽的，你这是水仙不开花，裝蒜！瞧你这副神氣，該不是八路組罷！如果真是八路組，我就槍斃了你，丟你下海喂鯊魚！”可是他沒有敢照原來所想的那樣動手去打何大根，他看出這是個硬漢子，一打，就會打出亂子來。

何大根雖然不大听得懂北方話，大概也明白那蔣軍連長的意思，他气得几乎炸開來了：這算什么話，叫我何大根給你這狗崽子当差，就讓你割掉耳朵，挖掉眼睛，我也不干。他心里一急，不管对方听得懂听不懂，就用他的莆田話破口大罵起來。罵得蔣軍連長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后來他和特務長嘟囔着：“我看，只好把他干掉算了。”

“連長，我看還是把他留下來罷。讓他每天打些魚來孝敬我們，改善改善生活也好。”那黃瘦臉、小眼睛的特務長

自有他的算盤，要是这个計劃行得通，他和連長在士兵的副食費里又可撈到一大筆油水。

第二天，天气不大好，濃霧籠罩着海面，蔣軍特務長却逼着何大根出海打魚，还派了一个政治干事和一个二等兵随船監視他。何大根倒挺喜欢这样的天气，他一路走着，心里暗自高兴：这回真是放龍出海、放虎归山了。运气好，靠得住能逃回家里去；最坏也可以帶着那兩個王八蛋一同去見海龍王。

可是当他一看到那条無疑是蔣軍从什么地方搶來的漁船，就不禁暗暗叫苦了。这是一条嶄新的能容得下七八个人的船。一个人坐在船尾挺着槍監視着，任憑你有七手八臂，也造不起反來，也弄它不翻。他想到：能搞到一顆手榴彈就好了。可是那兩個王八蛋，一个挂着卡宾槍，一个挎着盒子炮，这些玩藝儿，即使能扭夺过來，他也不懂得怎样擺弄。他当过几个月民兵，只学会了使用步槍和手榴彈。

上了船，大家都沒吱声。何大根熟練地扯上了大帆，掌着舵，船儿就慢慢地开出港外去了。政治干事是一个上了年紀的胡子兵。他随着波浪前后晃动着，不断地打呵欠，慢慢就打着盹，鼾声呼嚕呼嚕地响起來了。那个二等兵却沒精打采地坐在船艙里，大概憋悶不住了，就哼哼呀呀的唱起不知道是他自己編出來的还是从那儿学來的歌儿來：

打了一仗又一仗，
仗仗都有那个机关槍啊……
排長升連長，連長升營長，
營長升了个團長
小兵遭了殃
一命死在沙場上……
年年月月在荒島上……
見不得爹來見不得娘！

何大根听出了他的閩南口音，也听得懂他的歌儿；对这家伙的心事已經猜到了几分。他决定試探他一下。他把船停下來，下了鉤，低声唱起閩南戲“陈三五娘”來。

二等兵一听到“陈三五娘”，好比战馬听到了号角，又驚又喜地打着閩南話問何大根道：“打魚的，你是哪里人？”

何大根不直接回答他，却反問他一句：“你呢？”

“我嗎？福建人。”

“巧得很，咱們同鄉呢！我也是福建的，……”

“啊，魚儿上鉤了！”二等兵碰到了同鄉，仿佛松快了一些，不象开头那样愁眉苦臉了。

何大根進一步跟他說：“你想家不想？这几年，家鄉的光景可好呢！你瞧，象我这样的人都穿上香云紗了。”他指

了指自己的褲子。

二等兵長長地嘆一口气，臉色唰白：“再好，我還能回去嗎？象我們這些人，不也算是“三等戰犯”嗎？唉，反正“出亦死，入亦亡”，這一輩子算是完了。”

“哎，你認識張伯金嗎？”

“怎不認識？他跟我同一連，我在七班，他在八班。他去年不是在東山島“報銷”了嗎？”

“報銷？誰說的？人家回到家，都有孩子了。我還見過他來，矮个子，額角有道傷疤，我可沒謊你罷。去年七月，張伯金在東山島被解放了，不久就被送回家裡生產，他的老娘和媳婦都笑得見牙不見眼呢！”

二等兵就是和張伯金同時被抓去當兵的，要是張伯金都回得了家，他還顧慮什麼呢？他心裡跳得很厲害，半信半疑地問道：“打魚的，你這話可當真？”

“虧你还算是个当兵的，干嗎窩窩囊囊的，老拿不定主意。跟我回到大陸上去，管保你也能回家。別再上你們那些官兒們的當啦，人民政府政策十分寬大，哪一個願意自新都可以回到大陸來。”他把嘴頭向政治干事噓了噓，又給二等兵丟了個眼色，“你看，他也肯跟咱們一塊兒干嗎？”

“他……他可不這樣簡單，人家是准尉政治干事，是個官兒呢！”

“这不相干，官也好，兵也好，解放軍都一律寬大。”

政治干事这时醒來听到人家在說他，轉了个側，猛地坐起來，順手就从腰里抽他的盒子炮。何大根一看情勢不妙。他媽的，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不是魚死就是网破，他一个箭步竄上前去，举起木槳对准那政治干事的腦袋瓜猛地劈下去，象打鯊魚一样地干脆和准确。二等兵却吓得發楞了，象个木头人似地蹲在船艙里。

何大根不管那政治干事是死是活，他双手掄起大木槳，象一尊威武的鎮海神似的，向着二等兵吼叫起來：

“你依了我，管保你平平安安回家，你不依我时……”二等兵早就哆哆嗦嗦地把卡宾槍举到头上，黄豆大的冷汗直冒出來，声音顫抖着說：“鄉親，我早……早就……想……投过去……啦！”

三天以后，何大根的英雄事迹傳遍了全縣，他不僅是捕鯊能手，而且是民兵英雄了。

打 獵

尤 榮 泰

獸 迹

天還沒有大亮，中尉唐燕青被一陣急遽的鈴聲鬧醒了，他拿起听筒：

“喂！你那里？哦，請講吧！”

“在一个鐘頭以前，潛伏哨報告這樣一個情況：在離哨位一百公尺的地方，聽到一種野獸的叫聲，當時天黑得很，看不出什麼東西，他們只好將頭伏在地上聽。幾分鐘後，潛伏在左下方的新戰士林光亮，發現距他三十公尺的地方，有一隻野獸正朝他走來。他不待中士的命令就開了槍，但野獸沒有被打中，只吼一聲就跑了，跑的方向是左方的森林……”

少尉簡單的報告，使指揮員本能的預感到這不是一種平常的情況，他對少尉命令道：

“你叫中士先到哨位去，我立刻到現場去檢查！”

天亮時，中尉與中士已站在潛伏哨的哨位了。這裡原是一片荒野，長着蘆葦草；哨位的下面便是海灘，海水沖擊着

岩石，發出嘩嘩的巨响；离哨位左面半里处是一片森林。

中士指着一片倒伏的蘆葦对中尉敘述發現情況的經過，但他的報告並沒有使指揮員滿意，中尉打斷他的話：

“我們先檢查一下獸迹吧，百聞不如一見。”

他倆用手撥開蘆葦草走，纖長尖細的叶子不時的刺着他倆的面孔；到了一片蘆葦倒伏的地方，蘆葦被踐踏得亂成一團，可見野獸曾在这里打滾過，但由于蘆葦草蓋着了整個地面，地上仍舊沒有留出一点獸迹，他倆只得沿着蘆葦倒伏的方向向森林走去。

越过一段陡坡，是一片耕种的園地，就在这光禿禿的地面上，出現野獸的脚迹。中尉微弯下腰，兩眼注視着，只見獸迹陷得深深的，五个趾印很清楚……

“該是狗熊的脚印吧？”中士半晌問道。

“不一定。”中尉看了他一眼。

“不然，为什么会有五个趾呢？”

“是啊，”中尉意味深長的說：“狗熊是五个趾，但是老虎、狼，还有别的也是五个趾啊，为什么就一定一定是狗熊呢？”

“你說得对，可是我所指的是現在的情況啊，在这个島上那里來的老虎？狼，那就更不必說了。”

中尉对于战士的反問，覺得很天真。他正想对中士說：

“不会有真的狼，是另一种比狼更狡猾更凶惡的野獸啊！”

但不知怎样，他竟沒有說出來，仍旧默默的看了好一会，然后轉身向中士道：

“好吧，回去再做总结吧。”

到了陣地，中尉轉过头來命令中士道：

“你到值班室傳達我的命令，通知各崗位留一半人守住崗位，其余人全副武裝，立刻搜山。”

“是！”

中士接受了任务，可是有点摸不着头腦，指揮員却看出他的心事：

“剛才我將你引了回來，是恐怕隱藏在森林的敌人还在監視我們。你沒有發現那些野獸的脚印都是一模一样，沒有前后脚的分別嗎？”

“是的，我連想也沒有想到这些啊！”

在叢林里

太陽剛剛升起，战士們把这片好几里的森林包圍住了。軍犬到处奔跑着，嗅着，閃着警覺的眼光。中尉命令少尉刘少普帶領一个組，从山頂往山下搜；另一組由中尉与中士帶領着，从山下往山上搜索。战士們荷槍实彈進入樹林，陽光被密密的樹叶遮住，顯得非常陰暗，微風一吹动，樹林里傳送着一股霉爛的气息。被驚动的鳥儿突然拍着翅膀飛起。軍犬

猛地扑向一叢野藤，發出兩聲尖叫。中尉沉着地对中士道：

“你看，‘鉄沙’找到了獵物。”

他向軍犬吹了一聲口哨。

“鉄沙”用兩腳撥開地上的樹葉，露出一個小洞來，

“鉄沙”又用腳在洞口拍了几下，洞里跳出一只野兔，正想逃走，“鉄沙”一口咬住了它。

“不要傷害它！”中士急喊了一聲，走過去把野兔捉了起來，野兔四腳亂蹩。

“連長，不壞啊，你看多麼胖啊！”

“是啊，有了野兔就沒有黃鼠狼了。”中尉慢條斯理的說，一面注意着另一堆叢草。

“那為什麼呢？”中士好奇地問。

“為什麼？你不知道，黃鼠狼是專吃野兔的，就象野花豹喜歡吃野雞一樣；有了野花豹，就不會有野雞，因為這些都是仇敵的關係啊！”

“哦，原來在這些小動物之間也充滿着鬥爭，”中士半晌道：“這真是一個鬥爭的世界啊！”

“嗥嗥……”就在這時，山腰響起了二聲哨音，這是發現大野獸的信号。中尉命令中士帶領戰士們繼續搜索，自己帶領軍犬往山腰沖去。“鉄沙”好象有一種本能的智慧與勇敢，它總是跑在主人的前面，為主人沖開一條去路。

兩只狐狸

他們來到山的半腰，少尉劉少普正在那里指揮戰士們包圍兩叢樹林，他看到中尉來了，就向他報告剛才發現兩只斑色的野獸逃向叢林里的情形。中尉命令戰士拉開距離，埋伏在大樹的後面，隨向軍犬作了一個手勢，“鐵沙”敏捷地躍起，兩腳往前一按，向叢林堆沖去。就在这同時，“吁”的一聲，叢林里竄出了一只毛茸茸的斑色狐狸。它兩只惡毒的眼睛耿耿的視着“鐵沙”，長長的牙齒發着寒光。“鐵沙”象沒有提防這個強敵，愣了一下，但立刻憤怒地兩腳一按，金毛倒豎，正要向敵人撲去時，中尉瞄準狐狸打了一槍。這野獸應聲倒下去，大家正在注視這只死狐狸的同時，叢林里閃過另一只野獸。它夾着尾巴，正想逃走，正當它露出半個身時，“鐵沙”掀起身子撲了過去，鋼鉗一般的牙齒咬住這野獸的頸部。“鐵沙”和它搏鬥了一會，這第二只傢伙終被“鐵沙”咬倒地上……

搜山繼續了很久。現在只剩下一小塊沒有被搜索的了，戰士們幾乎可以用手拉手的將它圍起來。晌午，中尉沿着從樹葉縫隙射下的日光向沒有搜索的樹叢看了一遍，但里面並沒有什麼可疑的東西，他指揮軍犬向叢樹中撲了几次，仍沒有動靜，這使中尉有點失望，他怎樣也找不出自己對情況

判斷錯誤的原因，根據過去自己打獵的經驗，只要讓他看一看野獸的腳迹，他就一定可以判斷這是一種什麼野獸。甚至他還專門研究過各種野獸的特性、嗜好，以及隨着氣候季節而變化的活動規律。而現在那些奇怪的獸迹，怎麼能瞞過他這個獵人的眼睛呢？何況現在已搜過山，如果山上真的還有一種他從來還未見過的野獸，現在也應該被搜出來了，為什麼卻沒有動靜呢？他想到這裡，越覺得自己的判斷並沒有錯，而是這些人形的野獸可能利用“疑兵計”來迷惑與轉移我們的目標，他不一定隱藏在這裡，而可能藏在這附近……。

正當指揮員沉思默想，不知從那裡傳來了潺潺的水聲，一個念頭在他腦中閃過，他回過頭來問中士道：

“附近還有山澗嗎？”

“有，就在左邊不遠。”

“走，我們到那邊去。”他命令道。

“狼”在洞里

翻過一個陡坡，就看見一股瀑布從山腰一塊大石下涌出來，往下直瀉。澗的兩邊盡是奇形怪石。到了澗邊，首先引起指揮員注意的是在瀑布口下方的一塊大石下的一個洞。他挨近細看一遍，發現洞口有幾塊石塊露出水面，石上的青苔好像有人踏過。他本能的意味到這當中定有蹊蹺，就命令戰